

同福吳氏大同譜重鐫序

蓋譜也者普合氏族之史也惟我同福之吳出自中國蔓延于東土其麗不億麗迄本朝科宦也勲業也連綿不絕世稱東方名族始祖文獻公諱大陞雕作石燈四十八夜輒點燈禮天其後子姓大昌世踵相府時入傳之爲奇事至今稱吳政丞洞我吳之譜非不傳也而壬燹以後不得其傳樗庵公嘗慨然于斯刊成二冊是爲始譜其后繼而刊行凡七回續修今距戊戌遽經二十餘禩其間子孫之生卒嫁娶可謂世一變矣以此時刊此譜豈非崇先裕後之道耶幸而去年秋孝思齋移建後僉議齊發繼而合成大譜昔賢所謂收宗族厚風俗孝悌之心油然而生之訓非但爲吾門之美事大有關於世教風化之萬一云爾余以昏耄不得參視事然懿其大同敦睦之誼不顧淺劣略書于卷端

檀紀四千三百十三年庚申仲秋後孫炳憲謹識

동북오씨대동보증전서

대법족보라하는것은 종족의역사를 합하여기록한것이라 우리동북오씨는 중국으로부터나와서 전국에펼쳐있는수가 수만에 이르며 고려조와 조선조에 높은벼슬을 지낸이와 훌륭한업적을 남긴이가 끊이지않아 세상에서 동방의 대성임을 인정한다 시조문헌공(휘대승)이 동북에계실때 큰돌에 四十八동을 조각하여만들고 밤마다 불을밝히 고 하늘에 예배를 드리시더니 그후에 자손이 크게번창하고 대대로 상부에 올랐으므로 고을사람들이 기록

한일이라고 전하여오며 지금도 그분묘가 제신곳을 오정승골이라 한다 우리오씨의 옛 족보가 없지않았으나 임진왜란을 겪은뒤로 남아있는것이 없으므로 저암공(휘상운)이 이를원통히 생각하시고 다시 오랜세월을 두 고 수집하여 二권의족보를 이루었으니 이것이 우리족보의 시초가 되었다 그후에 계속하여 수집하기를 七 차에 이르기 이것이 이른바 무술보라 그뒤로 다시 二十여년이 지내는사이에 낡고죽은이가 많고 어린이는 어른이 되었으니 세상이 한번 변하였다 할지라도 이러할때에 이족보를 편집하는것은 어찌 조상을 숭배하 고 후손을 지도하는 도리가 아니리오 다행이 거년가을에 효사재를 옮겨서 증진한 후에 증중의 의논이 발기되어 대동보를 성취하였으니 옛적 현인들이 이른바 종족을 길우어 풍속을 후하게하고 효제의 마음이 유연이 생긴다는 교훈이 될지니 우리종족에게만 아름다운 일이 아니라 세상을 교화하는데도 한가지 도움이 이 될까하노라 나는 높고 병든몸으로 이일에 참가치 못하였으나 종족의 대동단결됨을 아름답게 생각하는 마음으로 천열함을 불고하고 책머리에 늑인바를 기록하노라

단기 四千三百十三년 정신중추에 후손 병헌은 근지

跋

夫譜書之作實出於尊祖重本之誠而慎其敦族厚倫之義也是故國有史而知理亂得失家有譜而辨宗支昭穆則世一續修家譜豈不重且大歟惟我同福之吳胄于戶長公三傳至文獻公積慶累仁功存宗祊澤庇生民天之報施宜其不億之麗爲雲仍而將相勲業道學文章譜不絕書世稱東方鉅族曩在光復之後南北分裂又值庚寅之災亂子孫散在四方者或分或離生者未知死者不明未知其何某派系不知其遠

近代數風潮之汎濫倫綱之泯滅豈不慨嘆也哉於是乎先父老之所以汲汲於戊戌譜之事也又況逮年春宗議齊發移建孝思齋功告訖咸曰齋既成續修大譜敦睦彝倫可也故數三諸宗殫竭心力集單整寫不周年而登梓是可吾門之幸也不肖忝在相役謹受諸長老之囑敢忘僭越略書梗槩以自警云爾

庚申八月下泮後孫瑾鐸謹識

第七回戊戌譜序

夫譜也者上承宗統下述派系推廣敦睦之義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由其親而溯其本堯之治天下以親九族爲先太史公之序列傳以世家爲重豈不是歟然則自古及今修譜之法可謂重且大矣嗚呼吾姓之貫福者其麗不少而雖有派分枝異以文獻公視之則均是子孫也然而舊譜逸於壬燹樗庵公始刊二冊乃逸譜後二壬辰也其後凡五回續修而今距丙寅僅踰一世然其間不幸又值庚寅兵亂子孫之流離遐土者存沒去就遺漏之憾不爲不多則譜之重修豈不急遽也哉於是乎文獻公墓祭大舉宗議遠近諸族同聲相應乃設廳于福鄉自丁酉冬發文集單至戊戌秋登梓畢功此實炳球然必在鶴在萬在鴻祥祿諸宗主張譜務終始勤勞之力也余

何敢贅言但以不肖忝居有司之任懿其大同之義置一言於卷端云爾
檀紀 四千二百九十一年戊戌季秋 文獻公二十二代孫 希相 謹識

記

氏族之生本於一源派雖別而歸則一也所以必尊祖而敬宗也何則不明乎先不知其由來不察乎傍係不知昭穆之爲遠近也由是觀之族譜之重修豈不重且大耶余以淺劣有意於斯已有多年矣於是乎丁酉春始設廳于公州同聲而和者然興在鶴在元也其年十月 文獻公墓祭大菟宗議咸曰惟我諸族多住湖南則從其道里之均便可也云云故翌年戊戌正月乃合廳于同福同福即先祖發祥之地也且豈非天彛攸重耶是可幸也然主幹譜務終始勤苦者惟在翊在萬在鴻瑾鐸諸宗也蓋吾門得爲望姓於我國者亦祖先積蔭之餘艾也由是而徃再修三修而又不廢焉則向所謂尊祖敬宗實現於斯世而非但爲吾門之幸也是爲之記

戊戌季秋後孫 在浩 謹識

跋

夫譜書之作盖出於卞宗支序昭穆敦宗厚倫之義也人無譜則宗支之別昭穆之序

敦族明倫之誼何由而生乎由是觀之自古修譜之義然也惟我先祖文獻公以後凡六回修譜而今距丙寅僅踰一世累值兵革之變散在諸族之居留踪跡猝難收得兼且異域風化侵入本土幾至忘本敗倫之境豈不慨嘆哉於是乎有志諸宗因譜書之失其傳而憂慮者久矣徃在丁酉秋在鴻在慄瑾鐸及諸宗一舉譜議遠近相應未經周年乃告訖功此莫非五六員之勤勞宗事之誠意也然適值國土中斷之期北韓諸族未叅是舉可嘆可惜且雲峰一派及海南一派憑其派譜不叅大譜是忘其大同敦睦之義也雖然何必較其所失也哉余以愚拙猥忝有司之列譜規凡例因其舊制刪其浩繁補其闕漏而細密字行編成八冊此實爲簡便也謹構蕪辭以自警焉¹

戊戌季秋後孫炳球敬跋

嗚呼譜而世不一修則何以別宗支序昭穆乎世代寢久後屬踈遠骨肉反爲路人蘇明允所謂孝悌之心油然而生程夫子收宗族厚風俗之訓豈非有關於世教也耶惟我同福吳氏先世舊譜失於壬辰兵燹先祖文肅公嘗慨然于此搜集未果其後東沙公始成草譜有丁卯之記至肅廟三十八年壬辰樗庵公刊行二冊是爲始譜後八十一年正宗壬子從先祖醉翁公玄孫錫溟氏再印爲五卷後五十五年憲廟丙午叅奉澈相氏三印爲五卷後二十一年高宗丙寅進士翊相氏四印爲十卷曾祖

考輦庵公實與之校讎後三十七年 高宗壬寅然馨氏五印爲十四卷 祖考晚石府君亦與之編修後二十五年丙寅文齊公後孫宇泳氏六印爲二十一卷其時則晚石府君實多尸役焉今去丙寅遽經一世其間子孫之生卒嫁娶可謂世一變矣豈不遑遑是圖也於是譜議自公州始而丁酉十月 文獻公墓祭僉議更發設廳于先鄉遠近各派諸族名單鱗次來到不周年而告訖豈非吾門之幸歟是役也族宗炳球然必在鶴在萬諸氏始終勤勞焉噫雲峰文齊公派及海南承旨公派幾家主張派譜而不叅大譜焉則派譜乃一家之史也豈有大同敦睦之誼哉然所失在彼不可曠費多日故速修成編是可懼處也且恨北鮮諸族因國勢杜絕未叅是譜勢也奈何覽者詳焉

戊戌重陽節後孫瑾鐸敬跋

第六回譜序

檀紀四千二百五十九年丙寅

吳氏族譜普吳氏之族也惟我吳氏出於同福而蔓延于東邦舊傳世譜非不有也而星霜屢變見逸於兵燹 始祖以上上系無傳焉 文獻公以下傍支或有失傳實由藏本之不贍也世而不譜則昭穆何以明之宗支何以別乎近者當親遠者必踈天倫之常也昔韓昌黎稱其叔父別之以同姓叔父楊誠齋力卞親弟族弟之分人而不講

族譜則孝悌之心從何而生乎昔在肅廟三十八年樛庵公刊出二冊其時則逸譜後二壬辰也吳氏有譜於斯始矣而其後踵而重刊凡經四回補其闕正其謬文獻足徵於永世矣自壬寅修譜距今雖不滿一世子孫零替流落遐土不入舊譜者其麗不少稽其家乘戶口究其本源分流則均是文獻公雲仍耳孫也理一之仁分殊之義宜其並行不悖矣且其間生卒嫁娶多有闕如豈不愈久而愈憾哉於是僉議一同咸曰方今士大夫守其世譜者舉皆重刊以吾吳氏大姓亦不重鐫乎乃通告于遠近僉宗同聲應於捷桴是知天彝之攸重也粵自甲子四月設始于京城矣道里不均事多不便其翌年三月移設于先鄉各派僉宗隨力而助之隨事而董之經紀三載告其訖功是役也惟五六員在其勤勞宗事而無論親疎實賴其功以壽其傳則敦宗厚倫之義豈不休哉余以老耄不得參視事非敢玄晏也懿其大同之義以叙其事

歲丙寅季春後孫通政大夫行同副丞旨兼經筵叅贊官成均館大司成麟泳謹識

記

吾吳之譜始於肅廟三十八年壬辰而其後屢度重鐫至于壬寅敦叙之義備矣譜者譜吾族也吾祖之孫爲吾族而中葉炳靈後承蕃碩散處遐遠各立門戶顏面生疎

慶吊靡接以至親而反爲路人大可懼也是以有宗則不可無譜自壬寅至今爲幾十年矣死亾也生育也相繼而墓塋與名字之不載于譜者指不勝搜苟非重修譜牒則莫之徵是役也烏可已也族孫然台然畦諸君發文論告于各派齊會協議設譜廳于同福合成大譜自畿湖至于海陬單錄隨至此吾宗之大幸也或有一二家派譜之說噫派譜乃一家之乘也其於卞宗支推廣敦睦之義何哉是可恨也余以耄荒識昧幸從僉宗之後獲忝幹事之列於奉先裕後之道深有感焉觀吾譜者一開卷而燎然宗支有序昭穆有列如木之幹枝水之源流雖千里之遠便同門牆百世之久恒爲至親則奚止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哉凡我同譜之人盍相勉焉

壬寅後二十五年丙寅暮春下澣後孫宇泳謹識

跋

譜者普其族也譜而不普譜奚爲哉然則其普之之義惡在曰在於尊祖重宗也既尊其祖且重其宗則溯其本而沿其流彝倫敦族不待勉勗而愈篤矣惟我顯祖高麗侍中文獻公琢石點燈禮天自麗至于我朝子孫之賢哲也將相也文學也繼繼承承莫不文獻公積累之蔭而然譜逸於兵燹世蹟多闕東沙公嘗慨然于此編輯有年

刊成未就此後進之痛惜矣 樗庵公續修十載始刊壬譜二冊文獻足徵厥後四回重梓豈非吳姓之大幸歟距壬寅二十餘稷幼少者長成長成者老皤出生者其麗不少同族漏譜亦有遺憾又恐愈久愈泯準相於往年壬戌與僉宗在京提議不幸丁內艱未果矣甲子春僉議再發始于京都終于先鄉凡二周而告功其間諸宗之殫誠齊幹難以畢舉矣余以湔劣猥忝副司之任覼然尸素且幾家之不與同者莫非準相之不德而勢又無奈切爲歎悚譜之疑難處非止一再克遵 先公之正或失於厚而不失於薄者是奉先裕後之誼也蓋 僉賢之詢同烏敢以恣心自專耶且文獻公墓庭石儀補修也齋室重建也獨出於啓曄兩世之手其出力捐助之義追遠報本之誠孰不欽羨若使宗姓有能後來修補則尤有光焉豈不休哉今當大譜繕修之日不可無一言故謹搆蕪辭是爲之跋

後孫 準相 謹識

吾吳古乘火于壬辰其後譜事亦以壬辰始至今凡六作而派譜不與於大同之數也今譜踵壬寅而設以甲子春開所于京城乙丑移同福大菟宗會公選庶職而事始行從協同之議也舊譜之役常在月窟丹坪之間世襲其事而今乃推轂於雲峰宗派始當領袖重大宗之義也今照子姓之登譜者生口約六千而強各門諸宗靡不同聲相應而獨二三派中有倡說派譜者略干不必較其所失也新刊之帙加壬寅比例三之

一衍爲二十一冊可以知生齒之昌統一之衆也剗剔之算並前後冗費計以葉三百萬文以上而寒宗弱派擔夯鉅償出於敦宗之誠也蓋今譜之議因廣州舊墓事有欲如叅議公金堤墓所事實新譜之例者其奈古碣虧文屢奉摩挲不敢證文明公之遺藏而叅以尹權金三家之蹟以靖平公兩世墳墓將欲認定亦不能無疑今姑以耳目之所及者書之以待詳慎寔重其事也幹事之員別有名錄而其於數年之工殫竭周旋收拾宗議允理譜務有如熙相然台然哇氏身徇四方刷單集金克勤乃職有如炳洙在永氏及在浩君清春司計出納濶狹裕厥調度有如鶴相氏整單寫役不憚勞苦始終服務有如然必在萬在覈君棲屑客棧尊節糜費迺督監梓有如然默氏而在欽亦與之幹旋以若在欽之鹵蔑猥蒙諸宗之謬愛忝居摠務實多瘼職深愧尸素譜畢謹奉首司宇泳氏之言書諸跋

後孫 在欽識

第五回譜序並跋

高宗三十九年壬寅

譜書之作蓋出於卞宗支序昭穆推廣敦睦之義也世代寢久後屬踈遠骨肉反爲路人宗支無別昭穆無倫則譜之不可已也明矣吾吳之譜火於兵燹一家文獻殆同杞宋之莫徵而從先祖 東沙公慨然修譜有丁卯之記 肅廟三十八年壬辰樗庵公

繼而刊布之同福之譜實始於此也自壬辰至丙寅凡三度重刊而族姪翊相幹其事伯考同敦公識其事距今爲三十七年矣其間不惟世代之迭遷丙寅之譜亦恐未可無欠闕故翊相之子然馨述其先子之志始於己亥成於壬寅而設所於同福文獻公墓下有司族姪周相族孫然台在源在欽在永皆勤勞始終之人也善泳以耄耄癢痺未克趨造同事而實欽歎諸君追述先志之至意也以善泳爲同敦家人屬以弁卷之役義不敢以不文辭謹受而卒業焉仍伏念此書之作實欲使踈者愈親遠者益近而噫彼雲峰宗派中幾家興陽毅齋公派及海州鳳山白川諸宗罔念先意各爲門戶不勝忿惋凡我同譜之人各相告戒各相惕念刊去私意務從忠厚莊誦閱牆外禦式好無猶之詩勿替引之則是吾宗族之幸也匪我言耄同歸于好是爲之序

壬寅仲夏後孫通仕郎前行繕工監假監役 善泳 謹序

嗚呼 先人勤勞於此事昨日若而顧盼之間爲三十有餘年譜牒之世一修此其時也往在己亥冬譜議自雲峰始通告略遍諸宗病其遐僻遂設廳于月窟屬然馨尸之越三年辛丑值歲失稔畿湖尤甚焉人人炊玉景色頽顛將無以準是事是歲十月丁酉薦歲事于 文獻公墓既餞議移譜所于福詢議僉同莫或有貳之者然馨歸家撤所而南十二月二十三日至墓下凡百草叡商確所以經紀者一二人外皆有難色却

步顧望議殆莫能一余始乃疑其爲而終自釋于心曰向之僉諾樂於圖成而自不覺順口相應也今日之自沮者豈有他哉以目下所需必將資於諸門故也夫可與樂成不可慮始者豈惟民哉雖讀書學道數於章甫之列者亦猶是尚說也今一二人同何患無助遂馳書遠近遍告以事即於福之諸門排預下金若干爲始事資翌年壬寅二月較考畢活字始登板凡漏於前譜者一例修入不以既往爲辭亦不以後時相靳此非敢自恣也實惟祖先已行之厚意也故先人跋丙寅譜有曰欲清其流而傷於和者烏在敦睦之意乎至哉言乎世變有日門戶摧剝之極而其將有碩果復生之理者實推此而有待乎後也顧余不肖無狀生歲將六十凡所以紹先志貽後來者未有一事可記因恐草木隨盡將齎恨於無窮故竊不自揆其鹵蔑身任重事矻矻四易歲始克成編豈敢自有賢勞實賴於諸宗之盡瘁也噫一人之身而兄弟兄弟而祖禰生焉支派別焉爲後承者各祖其所生而忘其本源之爲一可乎此大譜之所以作也且我吳自麗及今本支不蕃爲世之數小宗其敦睦之別於他姓固其宜也今竊有感於心者雖殘孫弱裔之散處荒僻平生顏面慶吊靡接者皆不遠水陸千里聚首於邱墓之鄉講磨百世之誼其湛樂和悅與兄弟父子團樂於堂室者相萬萬矣於是乎知修譜非爲稽世次考派族而已也昔賢所謂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者亦可以裨補風

化何止爲一門之私也是譜也惟雲峰宗派中幾家興陽毅齋公派及海州鳳山白川諸宗不與焉豈所謂人各有心者耶自始事以來一時同事之勤惟周相然台在欽在永數人尤有力焉先人所編丙寅譜止十冊今釐爲十四冊綱條義例一仍其舊不敢異同云

文獻公二十三世孫然馨謹跋

第四回譜序並跋

高宗三年丙寅

吳氏貫福川自諱寧始而三世有文獻公吳氏得顯官自文獻公始而盛於四五六七世軒冕相承門戶炳炳而八世有大提學文貞公我朝吏議公考也九世有大提學靖平公麗朝文齊公曾孫也以若大家誰謂未十世數百年之間屢失瑩域而不守或闕配位而不傳耶推此言之舊序所謂舊譜必是派譜而藏在一二家者也若其大譜而廣布諸宗各自尊閣則雖兵火之中豈有全然見逸之患也然則有族不譜非慕先也有譜不布非壽后也韓魏公之謹家牒方正學之重宗儀其亦有思于此乎噫我家自經日出之變先緒古蹟盡八灰燼幾乎泯滅無聞惟我晚翠公嘗慨然于此有意於搜集而未果東沙公作序欲鋟梓而未竟至肅廟三十八年壬辰樗菴公始印爲二卷大要出於二公之遺矣後八十一年壬子族祖錫溟氏再印爲五卷

后五十五年 憲廟丙午族孫叅奉徹相三印而卷如前多漏派故也今去丙午未滿一紀則不必遑遑是圖而或有未叅之人焉或有派譜之分焉程夫子明其宗族不忘本之意朱文公考其同姓厚薄之理顧安在哉余嘗慨然于心矣況於上年甲子龍湖公之血冤得伸大小科甲又出寂寥之際亦可謂世一變矣烏可緩哉於是乎大譜之議不謀同辭族叔琰氏發文各派從侄致泳收議畿湖族姪健泳收議海西族侄進士漢斗收議湖南族孫源錫永桓禧相榮在擔校讎之役族孫進士翊相設廳於丹坪主張譜事之始終周歲而乃成即 璿譜告功之明年也無乃上行而下化乎凡我同譜恪敬爾儀罔或墜緒先世名諱官啣配位生卒塋域在是不可不重歟敬之哉

丙寅季冬後孫嘉善大夫同敦寧 兢鎮 謹識

翊相在甲子冬以司馬省行于南中得見同宗人始多散居諸郡其麗不爲不少而皆以 文獻公爲鼻祖派流支分雖至世代之久遠自祖宗視之均是子孫也或叅於壬辰譜而不入於壬子譜者或八於壬子譜而見漏於丙午譜者且雲峰海南分爲派譜未可爲大同矣可勝歎惜哉僉議詢同請余改修譜牒余不以才淺識薄辭焉歸而收議於宗中自昨年春叔設譜廳而各處有司諸派名單慥慥爲之以其財力之甚綿恐有未克之慮遂與一二同志晝夜董督始之三年而訖豈非幸歟惟我吳氏宗支不蕃

淵源未長顯於世者獨翠默兩派而諸宗散居湖之西南及畿海各處袒免纔過後俗漸疎不知諸派子孫之爲幾許誰某之娶何姓生忌墓所亦不能詳記而歷考則幾何非路人而已哉此蓋譜所以作也至於刊板凡例則一依前述而余何敢增刪於其間哉竊見他姓人修譜者或以派繼之糢糊斥不與焉欲清其流而傷於和者多矣烏在敦本之誼乎吾宗則本以數少一姓取其大同之誼漏於前譜者亦不靳惜間有亦入嗣無后者則詢于諸宗非我擅便而前譜已行之事也且不害爲繼絕之義覽者詳焉要志吾一時勤事之意於是乎跋之

丙寅季冬文獻公二十二代孫進士翊相敬跋

第三回譜序

憲宗十二年丙午

昔在 正廟壬子歲余隨先人受業於齋庵時門中長老方聚議譜牒事側見各派名單積案盈几其考準謄錄必克精克勤縱不敢贊一辭心知其事之重且難矣轉眄之間周甲將至先輩之典刑無存警咳愈邈而見今後生之人舉皆長子抱孫又散居畿湖之間惟我 翠默兩名祖之後將不記派分齒序則幾何其不作路人哉心常慨然且余中年屢過湖南海西慣識宗人所在取考其家藏世繼則咸出自 文獻公而不能不八舊譜者多矣問其委折則皆言壬子修譜之時湖南收單有司只以一人不能

詳細通諭因爲漏落成有繼出新譜之意故言于宗中則宗孫進士徹相族弟縣監兢鎮與余同志再昨冬始爲發通分遣族從孫徹相翊相於湖南海西矣所到處宗人一齊翕然相應各修繼單鱗次來會自前春設廳于月窟宗家徹相不憚勞孜孜披閱一一修正南中宗人澄海州宗人泰泳亦助校讎之役編既成矣梓將訖矣推余記其事余雖拙於文辭既先發其論辭不得遂畧言之第今此譜踵壬子而續成則不必更立凡例且 文獻公叅議公山圖既載於壬子譜則今不復刊猶有少小增刪者吾宗之文獻可徵只及 文獻公則 文獻公即我諸宗受氣之鼻祖也如今遐遠諸宗人雖中葉衰微零替首能記昭穆派分則莫非 文獻公之雲仍耳孫故考其家乘之可據可徵者添入收錄似不害於敦宗厚本之誼寔遵先輩追載壬辰譜未入諸派之意也至如雲峰海南興德諸派雖皆昭載於舊譜今何無意同譜終不修單以來則所失在彼不可曠指多日故只載舊譜所入而止覽者詳焉後孫維鎮謹識

第二回譜序並跋

正宗十七年壬子

我吳氏譜牒失於壬辰兵燹而歲在後壬辰惟我 從祖掌令公任繕修之勞動經紀之方歷十年而後刊出二冊吳氏始有譜焉夫我吳氏系出同福而 始祖以上本無

派傳廣信之墓文三君之封號荒古悠遠固難攷信而自 文獻公以下旁支系派之
 失傳者又凡爲十數位莫非俱逸於龍蛇之難而文獻莫徵故耶此乃 從高祖東沙
 公序其事而深有慨焉者也噫自麗代及 我朝宗姓之流落他鄉者未知幾處幾人
 而亦不知系出於某代派分於某公則此老泉所謂路人而已矣可勝歎哉矧乎其中
 最顯而貴者即 晚翠默齋二公之派而既盛而衰近甚子孫之零替或分而離未免
 京卿之散處言其代則近只爲百年之後論其親則遠不過袒免之間而各居遠地或
 至於至老死不相見不相聞不知某之子幾人某之孫 幾人亦不知何名何字某
 之娶某封某氏則又安知幾何而不知往古之失其傳而無稽者耶是所大可懼者而
 所以可賴而得傳者惟在譜耳況今之距壬辰己至八十年餘後孫之未及載錄亦幾
 五六代數則修譜一事即吾宗之急務也於是從弟錫溟再從姪瑾慨然有意於是俾
 余發通於宗中宗中聞而諾之乃於壬子之正月設廳于公州月窟庵各派諸宗既有
 隨力而助之遐方同姓亦有董役而來者經始一周歲而告訖是役也二君實主張之
 若賴是而永其傳則亦莫非二君敦宗厚倫之至意也寧不美哉余且遠居不得參同
 譜事略叙其顛末以附于右云 癸丑維夏後孫錫履謹識

錫溟在丙午冬仍宗議詣湖南金堤之月山搜訪 十一代祖叅議公墓墓下遇 叅

議先祖外外孫陽城李氏名徵世者始得信蹟遂行展禮道內子孫之來叅者三數十人咸曰屢百年來吾宗之闕典今始舉矣又何不重修譜牒而備載各派墳山以壽其傳余以是言歸諭諸宗諸宗聞而多之俾余預讎校之任者積六年于茲顧見聞不博抑意有所以未敢容易擔夯矣粵辛亥春余到花山謁家叔父叔父教余曰今士大夫家有譜者舉皆重鐫而吾伯父所纂既臻八十稷之久汝其繼而經始之小子辭不獲敬受叔父所手校十世譜及又所藏鄉人世譜而退乃於壬子之歲首偕從侄瑾珪琯從孫國鎮設廳于公山之墳庵舊板斯在攷閱既便地步中處道里亦均於是乎通文於畿湖暨西南同宗使之限月日修牒雖其居在遐鄉伏而不顯者務欲盡載無漏至於翠默二公之派尤欲詳悉該備俾無疏謬而且凡爲譜必推原其所自出攷實其所由分序昭穆明派系然後乃可以詔後遂哀集我東諸家姓牒及近世萬姓摠譜而晚翠先生所錄者亦與焉今余之纂修一依刊本而侄子琬素閒於譜者與之叅考又廣加搜羅證整其訛謬修補其闕遺迺周歲餘而全譜成蓋書其所知不書其所不知間有詳畧之不同者各派譜單率多踈畧而不來者亦幾過半故也勢也非貳之也至若諱某享年幾某日卒他不書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譜吾作也云者蘇明允之文已先之矣噫吾宗凋弊物資不贍用活字始印於是歲之孟春告訖於是歲之維夏

而卷秩亦隨而無多莫得以廣布可慨也已夫譜之作古也在唐有天下世譜志我世宗朝命撰東國姓氏錄盖有國圖治亦賴於是耳今之人徒以稽世次記族派爲一能事則匪古之修譜底意也昔程夫子之言曰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斯譜之作非特吾姓之幸已庶或爲邦家風化之助耳凡我同譜之人益勉乎哉

癸丑維夏 文獻公十八代孫錫溟敬跋

第一回譜序

肅宗三十八年壬辰

吾東之有吳氏不知在何代何時吳潤甫所記咸通五年二月日吳思忠誌其父廣信墓文云者實荒遠難信盖曰吳瞻之子翊自中國浮海泊於海南娶咸陽李氏生守權守權生三子賢輔海州君賢佐比安君賢弼和順君其後廣信官至節度使云三君之號一本作咸陽海州高興一誌文之傳異同如此其可信歟且其官名之節度封號之海州咸陽比安和順等稱皆循我朝其亦攷信難矣吾從祖東沙公徃謫山陽日序湖南居宗人譜而及此事疑其三君封號之有異同盖出傳疑之義也然我國姓氏多自國中無論在唐在宋其曰來自中國則似若可信東方諸吳之爲一吳盖亦置諸疑信之間可也然同福之吳宗支不蕃其顯於世者無多且各散居昭穆莫詳昭穆之莫

詳實由於譜牒之不明譜牒之不明實由於兵亂之失其譜故也蓋無論顯與不顯原
始則皆自一人之身而後屬疎遠漸至爲路人不知其同祖共宗之義可慨也已尚游
自丁家亂以來廢而屏居留意於繕修譜牒而所處既僻接人且罕間遇宗人輒詢其
所自出與其昆弟子姓之多寡或因便寄書無遠無近訪問頗勤歷十餘年而粗得其
脉絡自 文獻公以下釐以爲二卷莊諸中衍仍念舊譜之厄於壬辰蓋由於家莊之
狹而不廣廣則豈有全然見逸之患也 於是謀所以廣之者顧力不贍賴宗人各出
力助之經理二紀有餘而後乃入梓適當舊譜見逸之歲斯已奇矣大抵 從祖東沙
公亦嘗修繕譜牒而屬元生翊賢釐之元亦吳之出而閑於譜家事者也然且疎漏者
多覽者病之尚游之修也本是譜而有所詳證焉蓋譜之畢在癸酉譜之刊在壬辰子
孫之列條註之懸舉仍前錄而間或有追書者後之觀者詳之

壬辰仲秋後孫通訓大夫行司憲府掌令兼春秋館編修官 尚游 謹序

舊譜記

肅宗十三年丁卯

吾先世族譜逸於壬辰之亂以耳目所睹記收而錄之傳于今矣自吾 始祖諱寧至
于不肖凡十七代自 始祖以上本始系派後世無傳焉嘗以爲慊也年前海南居宗

詳實由於譜牒之不明譜牒之不明實由於兵亂之失其譜故也蓋無論顯與不顯原
始則皆自一人之身而後屬疎遠漸至爲路人不知其同祖共宗之義可慨也已尚游
自丁家亂以來廢而屏居留意於繕修譜牒而所處既僻接人且罕間遇宗人輒詢其
所自出與其昆弟子姓之多寡或因便寄書無遠無近訪問頗勤歷十餘年而粗得其
脉絡自 文獻公以下釐以爲二卷莊諸巾衍仍念舊譜之厄於壬辰蓋由於家莊之
狹而不廣廣則豈有全然見逸之患也 於是謀所以廣之者顧力不贍賴宗人各出
力助之經理二紀有餘而後乃入梓適當舊譜見逸之歲斯已奇矣大抵 從祖東沙
公亦嘗修繕譜牒而屬元生翊賢釐之元亦吳之出而閑於譜家事者也然且疎漏者
多覽者病之尚游之修也本是譜而有所詳證焉蓋譜之畢在癸酉譜之刊在壬辰子
孫之列條註之懸舉仍前錄而間或有追書者後之觀者詳之

吳氏本源

一世

吳瞻

字希明號望齋
新羅智證王元年辛巳
始來東方居咸陽法興
王八年壬寅率長子肯
還故國高麗太祖四年
辛巳贈平章事諡武惠
公
配新羅金氏

二世

子肯

從父還故國

子膺

幼不能從父奉母居咸陽

大阿淦諡忠成公

女昔成初

大阿淦

配高氏耽羅王末老女

三世

子振漢

伊淦

子振晤

大角干

諡忠元公

四世

子伸

角干

子傳

大阿淦

子倜

禮部左侍郎

子胖

吏部令

五世

子贊

中書令

子矯

十世

子昉

兵部侍郎

六世

子沈

兵部令

子淑

大阿淦
諡文正公

子禧

十一世

淑

大阿淦
諡文正公

本源